



北闖津門

冬去春來。孟小冬與師傅、琴師仇孫二老，隨白玉昆一行輾轉數月，於一九二五年春，到了北方重要港口城市—天津。

天津作為一個水陸碼頭，商賈雲集，人文薈萃，名伶輩出。它孕育培養了眾多百姓對戲曲藝術的愛好，特別對京劇更有一定的鑒賞水平，而且他們聽戲十分講究，對演員的一招一式要求甚苛。所以說，天津是京劇一向最為難演之地。如今當紅的余楊派傳人于魁智曾說：「天津觀眾欣賞水平高，在這個地方唱戲，不能有任何閃失，台下內行多。」他還說：「『楊派』傳人不到天津接受檢驗，算不上真正的『楊派』。」京劇雖說發源於北京，但所有名角卻必須能在天津唱紅，方能走向全國。梨園行有句俗話，叫做「北京學藝，天津唱紅，上海賺錢」，充分說明了天津在京劇藝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孟小冬等抵津後，應老闆趙廣順的邀請，演於日租界新民大戲院（即下天仙）。除每晚夜戲外，也常演日戲。這次以白玉昆、孟小冬、趙美英三個人掛頭牌領銜主演。班底有趙小樓（趙美英的弟弟、趙燕俠的父親）、趙玉英、晚香玉、小桂元、馬少山、蘇蘭舫等。劇目多為連台本戲，如頭本、二本《俠義英雄鑿》，頭本、六本《狸貓換太子》（孟小冬前飾宋王，後飾陳琳），頭本《七擒孟獲》（孟小冬飾孔明）、《槍斃閻瑞生》（孟小冬姐、妹輪演）等，還有《麥城升天》、《鎮江甘露寺》、《大八蠟廟》等，孟小冬均參加集體演出。此外，孟小冬除單演《空城計》、《捉放曹》、《珠簾寨》等幾齣骨子戲外，還與青衣趙美英合演《四郎探母》、《打花鼓》、《坐樓殺惜》、《十八扯》等對兒戲。與趙鴻林合演了《戰號亭》（即《連營寨》、《哭靈牌》），孟小冬飾劉備，趙鴻林飾趙雲。趙雲一角，原由孟小冬族弟小帆飾演，但小帆到津後，未幾即辭班離去。在與趙美英合演戲中，以《槍斃閻瑞生》最受歡迎，趙飾妹妹玉英，孟小冬飾姐姐蓮英（在上海共舞台時，多演妹妹），均穿時裝唱大嗓。「託夢」一場，兩人有大段唱工，曾轟動津門，每演必滿。

趙美英（西元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六年），江蘇吳縣人。叔趙廣順、父趙廣義均為梨園名人，家學淵源。自幼拜師學藝，不但能文能武，還善於刻畫多種角色，無論悲劇、喜劇、潑辣戲、玩笑戲和武旦戲都能演得頭頭是道。後長期在天津法租界天華景戲院出演連台本戲，博得好評，大受觀眾歡迎，被譽為「美艷親王」、「天才的女藝術家」。然而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女名伶，卻被當時直隸督辦、軍閥李景林在光天化日之下，命令手下武夫強行劫持，登上預先等候的日本輪船「大連丸」，駛向山東，強納為妾。後雖歷經艱險，逃出魔掌，亦不得不被迫謝絕舞台。一九六六年初病逝天津。

這次孟小冬在津演期雖然不算很長，但卻受到內外行的一致好評。天津譚派名票王君直（西元一八六七至一九三一年）一見孟小冬，驚為奇才，除看戲外，常來孟小冬下榻處晤談，並悉心指點。君直老，乃天津名門望族，詩文、書法大家，清末時曾任學部主事、朝議大夫等職。在京任職期間，因酷愛京劇，常與名琴師陳彥衡等參加春陽友會的活動。該會乃京都京劇界內外行濟濟一堂的大票房，有很多知名演員都來參加，如余叔岩、俞振庭、金仲仁等。君直先生宗譚派老生，亦定期前往雅集清唱、綵排，甚至粉墨登場，陳德霖、梅蘭芳、王長林等名伶均同台為之配戲；甚至余叔岩還為他主演的《失空斬》配演王平。他嗓音高亢醇正，行腔樸實無華，酷肖老譚，每歌一曲，有繞樑三日之感，四座皆為之歎服。相傳某日，他在某飯莊雅座宴後清唱，適譚鑫培在鄰座，聽後大為驚訝，親往拜會，結為知己。每逢譚演出，王必觀摩，深得譚氏三昧，唱、念、做俱臻化境。譚氏慨歎：「學我者眾，得我神髓者唯君直一人耳。」當年就連余叔岩、言菊朋、楊寶忠、楊寶森等大牌演員均常登門求教，奉王為圭臬。而君直先生也從不保守，有求教者，不論何人，必口傳心授。

孟小冬初來津沽，君直老以近花甲之年，竟主動為孟小冬說腔，更在發音、字韻方面加以指點，可見君直老古熱心腸，一片憐才之心。



孟小冬在津演出期間，還吸引了一批青年觀眾走進劇場，這些青年人是從街上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裡看到陳列的孟小冬便裝照片而被吸引。這些大大小小照片，有坐在椅子上的，還有的戴著禮帽扮成男孩模樣，顯出幾分帥氣。這些被吸引的青年中，有不少是大、中學生，他們相互傳遞信息，在上學、放學的途中打從照相館經過時，都要駐足欣賞，迷倒了無數少男少女。台灣有位曾是當年天津中學生的戲迷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

不止女子十八一枝花，也不止因為她是名伶，真個的，她實在漂亮極了。我們同學差不多人人都買一兩張她的照片，大一點的夾在書裡，小的貼在鉛筆盒裡，在暮色蒼茫的傍晚，便匆匆趕到戲園裡捧她的場。我們不是去聽戲，而是去看她的美貌。中學生還不懂得京戲唱做的技巧，只是看熱鬧，壓大軸的全武行，如《夜戰馬超》、《伐子都》、《挑滑車》、《鐵公雞》、《獅子樓》才帶勁兒。孟小冬都是唱的文戲，並且女扮男裝，帶上長鬍子，寬袍闊袖，連那照片上的美麗也看不見了。

還有位住在香港曾是當年天津大學生的戲迷則說：

那時我們同學中不少愛好京戲的，還加入過票社，受到過言菊朋的指導。在聽孟小冬以前，我們喜歡言菊朋多過余叔岩。但也有說余叔岩就比言菊朋好的，為此，還發生過紛爭，鬧得面紅耳赤，不亦「氣」乎。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言菊朋字正而腔不圓，余叔岩腔圓而字不正。言、余全學叫天（指譚鑫培），但各限於天賦而成就大異，兩人曾打過對台，貼同一齣戲，上座差不多。我們雖不大喜歡聽余叔岩，卻喜歡聽孟小冬，一來她是女的，二來她沒有餘的毛病。大家為了弄清孟小冬所演戲目，有的同學課餘休息時，就會湊在一起，報導今明後三天的不同戲碼和演出近況，簡直比私家偵探還詳細。……現在人老了，我們在港的一幫老朋友去票房聚會時，還會學唱孟小冬的幾齣拿手戲，會彼此相視而

笑，因為我們這些人也可以算得上是資深的「孟迷」了吧！同時還因為這是懵懂歲月的紀念，也是對那段「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時光的見證。

